

# 平湖流韵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冰泉

漫长夏季酝酿的花蕾，终在秋风里舒展容颜。三角梅将甜香揉进风里，桂花则以一缕幽馨，悄然晕开仲秋的第一抹笑靥——那笑意栖在季节的眉梢，更暖透了我初见平湖时的心田。

踏足丰都，于尘世烟火的褶皱间寻得一方澄澈，当双足落在波光粼粼的湖畔，目光被这汪碧水牵住，满心只剩对自然与匠心的叹服。融融阳光漫过湖面，将云影、山影、楼影一并揉碎在水里；垂柳垂绦轻晃，似与清风低语，伸手掬一捧湖水，凉意顺着指缝漫过燥热的脸庞，连呼吸都变得清甜。

“高峡出平湖，当今世界殊。”伟人笔下的宏图，早已化作丰都大地上的实景。长江水缓缓淌过这座城，在平湖段铺展出最宽达1600余米的水面，堪称三峡库区城区的“第一阔湖”。这汪碧水如巨幅青玉铺展，将两岸的青山黛影、高楼轮廓裁成对称的画，连时光都似要在此处慢下来。晨雾初散时，江面泛起鱼鳞般的细浪，阳光穿透薄雾，在湖心碎成万千金箔，随波轻晃；暮色四合时，水天相接处晕开淡紫的霞光，丰都古城的飞檐翘角倒映水中，檐角风铃似还在风中轻响，整幅景致宛如未干的水墨长卷，晕染着江南般的温婉。

平湖的水，是有灵韵的。她以微波潋滟演绎岁月的起伏，以清澈透亮诠释时光的缠绵，以柔波轻漾诉说生命的悠长，更以粼粼波光吟诵生活的情趣。她会将风的韵律织进浪里，让每一缕波纹都带着抑扬顿挫；也会将云的梦境融进水底，让每一片倒影都晕染出诗情画意。站在笔直的堤岸上眺望，碧玉般的湖水泛着微光，微风拂过，层层涟漪如凝固的波浪，明媚的阳光倾泻而下，落在涟漪上，又化作点点碎银，晃得人眼生暖。不锈钢栏杆外，6米宽的坡面被

斯马草铺满，那绿是肆意的、鲜活的，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绿毯，从堤岸一直铺向江的尽头，为库区添了抹灵动的生机。

踏着梯步逐级而下，指尖几乎能触到水面。恰有一艘旅游客轮缓缓驶来，船舷推开的水纹将深绿、浅绿的水色搅在一处，那绿便似活了般，如草原上起舞的绿浪，又似出浴少女柔嫩的肌肤，带着水润的光泽。再看远处的江面，有的地段平静如镜，像一匹没有丝毫褶皱的银色绸缎，连云影都清晰得能数出轮廓；有的地段则满是细碎的波纹，层层叠叠、密密匝匝，如鱼鳞般整齐，又似揉皱的锦缎，在阳光下变幻着明暗。

碧水映着蓝天，蓝天衬着碧水，水中有云的柔情，天上有水的澄澈，分不清是云落进了水里，还是水飘上了天空。微风再起时，涟漪便有了章法——时而手牵手连成一片，似在跳一支圆舞曲；时而又散开，如飘零的花瓣，洋洋洒洒、从从容容地在湖面蠕动、跳跃、簇拥。那晃动的涟漪，多像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，风一吹，便奏出悠扬的乐章，连岸边的垂柳都跟着轻轻摇摆，似在为这旋律伴舞。

平静的水面下，藏着不为人知的流动。一湖清水悄悄而来，又轻轻而去，流经山川峡谷时，曾与岩石碰撞出浪花；流进荆楚大地时，曾与稻田交换过气息。最终，它将奔向大海的怀抱，只留下涛声阵阵，将平湖装扮得愈发俏丽。蒙蒙水雾氤氲在空气里，带着江水特有的湿润，深吸一口，心肺都似被洗过般清爽，让人忍不住驻足，任这惬意漫过全身。

岸边的观景台上，凭栏而望皆是趣景。几只刚从甜梦中醒来的水鸟，睁着惺忪的睡眼在江面游弋，时而将头潜入水中觅食，时而伸展翅膀抖落

水珠，溅起的水雾在阳光下凝成细小的彩虹。清澈的湖面上，百舸争流、千帆竞渡，大小轮船的汽笛声与码头上的人声交织，成了平湖最鲜活的注脚。游客们走在长长的浮船跳板上，浪头一来，跳板便起起落落、晃晃悠悠，有人扶着栏杆笑，有人踮着脚走，那模样恰似在跳一支随性的秧歌，满是人间烟火气。

正午的阳光最是炽烈，却为平湖添了别样的灵动。长江如一条宽阔的蓝色丝带，静静舒展在天地之间，一群游泳爱好者便成了丝带上最鲜活的点缀。他们带着岁月沉淀后的从容，“扑通、扑通”跳入水中，身姿矫健得像水中的精灵：时而仰面朝天，如一片轻柔的云朵，任由湖水将自己包裹；时而化身青蛙，双腿有节奏地蹬夹，双臂有力地划动，以蛙泳的姿态与长江对话；时而又似自由的飞鱼，自由泳的姿势破开碧波，双臂快速交替，溅起的浪花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。

橘黄色的救生袋随他们在江面沉浮，点缀在无瑕的碧水上，像夜空中散落的星星，又似枝头饱满的柑橘，为浩渺的湖面添了抹温暖的亮色。

山清水秀的景致，源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。如今的长江丰都段，水质已达二类标准，清澈的江水如无瑕的玉石，将两岸的青山绿树、蓝天白云一并纳入怀中，连倒影都透着透亮。每到寒

冬，当凛冽的寒风席卷北方，成百上千只红嘴鸥便会如约而至，它们像远方的使者，不远千里从北方飞来，在平湖上越冬。这些灵动的精灵，有着洁白的羽毛，在阳光下泛着圣洁的光；鲜红的嘴巴，则似点缀在白纸上的红宝石，格外夺目。

清晨，第一缕阳光洒在湖面时，红嘴鸥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它们或在湖面低空掠过，用尖锐的嘴巴捕食鱼虾；或三三两两地聚在江边浅滩，梳理羽毛、相互嬉戏，欢快的叫声回荡在湖面，成了生态改善的生动见证。有时，阳光会为湖面镀上一层金辉，迷了水中的鸬鹚，恋了岸边的鸳鸯，也惊起了栖息的白鹤。此时若能携一缕清风，在湖面上寻觅诗的意境，任微波漫过心头，便是最惬意的时光。待到傍晚，站在湖畔迎着晚风，抬眼是闲云漫卷，低眉是湖水如镜，一俯身，似能以湖为镜梳妆；夜风吹来，又似能吸尽月光的精华，让身心都融入这云水之间。

平湖流韵，款款柔和。我终究是被这美景灌醉了，直到一轮五彩斑斓的晚霞泼在湖面上，才惊觉时光已悄然流逝。踏上归途时，每走一步都忍不住回头，想将这醉人的水韵刻进记忆里，盼着下一次与平湖的重逢——重逢这汪碧水，重逢这方诗意，也重逢这份藏在山水间的惬意与温柔。

# 又闻山寨挞谷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玉才

山寨又响起秋天收割稻谷的挞谷声。

每年收稻挞谷，是山寨最重要的农事，也是最繁忙的丰收季节。故乡山寨坡地多，挞谷用不上收割机，用传统的木挞斗挞谷。

那天，我走进石柱冉家坝山寨，收割后的农田，一排排稻谷桩，将农人的汗水和躬耕岁月，深深地扎进泥土，守护着秋的余温。

山寨稻谷成熟了，金黄色的稻谷，蓄满农人汗水的重量，沉甸甸在秋田摇曳，随风卷起层层稻浪，飘着稻花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。水鸭在稻田嬉戏，蚱蜢在稻谷丛蹦蹦跳跳，秋蝉啼鸣野鸟欢唱，与挞谷声，合奏出一曲动人的原野乐章。

家乡位于渝东南武陵山区，地多田少。土家族祖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，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，创造了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，打造出驰名中外的“黄连之乡”“蔬菜之乡”“辣椒之乡”。

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山里，过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山地农耕生活，父亲接过祖先的锄头犁铧，传承“耕读为本，忠孝传家”晴耕雨读的遗风，除种得一手好庄稼，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昨夜，梦见父母躬耕田园，挥舞镰刀收割稻谷，又给儿女送来刚收获的新鲜大米，让我们“尝新”，品味父母丰收的喜悦。

家乡山高坡陡，海拔较高，一年只产一季水稻，过去播种传统水稻产量低。“红米饭，南瓜汤”是困难年月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。困难年月，大集体生产，靠挣工分度日。每年秋天稻谷成熟，要完成公粮任务后才能分到谷子。收割时，我们小孩子跟在挞谷子的大人后面，捡拾稻穗。几天下来，把捡来的谷穗脱粒下来，用火烘干，用石磨初磨，再用石碓窝舂成大米，煮上一锅香喷喷

的新米饭，像过年般兴奋，大家高兴地在院坝唱起儿歌：“红米饭，喷喷香，吃起好像肉（肉）香。”后来，包产到户，每年挞谷时节，山寨家家户户要举办“挞谷酒”，做河水豆花，煮老腊肉、竹笋、野生香菇、天麻等土特产款待客人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。

那时，家乡挞谷，常用传统的木挞斗，围上竹挡席，在木制的齿轮上一把一把地脱粒。挞谷子是体力活，一般是男人挞谷，女人割谷。挞谷时，笨重的挞斗要两三个壮汉在田里拖动。两个壮汉一人举着一把稻谷，轮流在木齿轮上来回滚动绞转。秋收时节，挞谷声在田野此起彼伏地响起，那是丰年最美妙的大地乐章。

小时的故乡山寨，是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。父母春播夏种，秋收冬藏，在季节鞭子抽打下，年复一年地劳作，全靠一锄一锄从地里刨出黄澄澄的五谷。困难年月，稻谷是山寨宝贵的精粮，家中来了客人，母亲才会拿出珍藏的大米款待。有时家中无米，母亲还要拿着土碗找邻居借来大米待客。

包产到户后，父母承包的是全村最大的一块水田，积水深，终年不干，习呼“大烂丘”。稻谷成熟时，父亲要扎稻草人，穿戴上蓑衣斗笠，立在稻田撵麻雀。趁艳阳高照，父母早早下田收割稻谷，繁忙时会与人换工挞谷。当天割的稻谷，当天必须挞完，放到第二天便成了“露水谷”，潮湿不易脱粒。父亲一鼓作气，将挞好的谷子，用竹背篋背回家。母亲则趁着艳阳天，用竹晒席在院坝晒干，然后运回家归仓。每年的中秋节，父亲都会步行几十里山路，到沙子区场乘坐客车进城，将

糍粑和新米、土豆、南瓜、四季豆等送到儿女家，让我们品尝他们用汗水换来的丰收果实。

那年金秋挞谷时，我随父母下田帮忙收割。天刚亮，父亲把挞斗拖到田角，我把挡席扛到田边，备好挞谷工具，再回家吃早饭。帮工的亲友陆续来到田边，高卷裤腿下田，割稻的女人们，很快在稻田架上一行行“人字”稻穗，在稻田延伸，像一行行丰收诗歌写在秋田。男人们则甩开膀子，挥舞手中的稻穗把，在木齿轮上使劲摔打，双手不停地转动稻穗，谷粒如雨，飞溅坠落在挞斗里，堆满金黄的稻谷。父亲甩了一把汗水，用布满老茧的双手，从挞斗里捧起一捧稻谷，在手中搓揉婆婆，然后丢几粒在嘴里嚼着，谷粒发出脆响，父亲脸上笑开花：“今年谷子厚实，空子少。”脸上写满丰收的喜悦。

晚上吃饭，父亲拿出用包谷土灶酒泡制的人参天麻酒，在土碗里倒上满满一碗，喝一口，递给下一位，按反时针方向依次在主人客人间起落传递。大家谈笑风生，摆家常、话桑麻，客人酒足饭饱打着酒隔，摇摇晃晃踏着夜色而归。

稻草也是农家编织草鞋、草垫、草绳等农具的原材料。挞完谷子，父亲将稻草捆扎成把，晾晒在田埂上。干透后，背回家，清理杂草，粗壮均匀的稻草用来编织草鞋，多余的则用作床铺草。木床每年更换一次新稻草，铺上厚厚一层，睡在软绵绵的稻草上，梦也飘着稻草的清香。次品稻草，成为耕牛越冬的饲料，也是对耕牛辛苦劳作的奖励。

父母已离开多年，我们也再没吃到他们亲手耕作收获的新米。从超市和农贸市场买回的新米，再难品味到家乡的泥土味和亲情味……

